朱太復乙集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記

邑揚侯志尹公生祠去思碑記

自昔循吏居有功德於民民去而思尸祝之其來尚矣頌始乎裕[illegible]乎漢令郡縣之碑殆徧天下或干譽以市聲或攄津而人盬傳之或謟諂士大夫倡籍鼓餙其美大氐位未去而碑成既去輒有漫漶議其後矣如此安見所謂飲德而懷不朽乎抑

其未徵諸民耶烏程入

明興二百年言循吏以楊侯為第一侯遷行十年紀石顧關焉民思楊侯輙洋泣憤歎相與結議告當事者謀廟祀之歷数年三請會徐侯應鶴来訪舊隨董有概焉主其議立祠宫峴山之南仍勒石頌其功諸父老以長春為不阿雅稱知侯也令作記予感其事慨然歎曰美哉嗟乎喜乃今知民之不可誣有是夫夫凍者思襖旅者思去去日愈遠思愈深結於真也矯行塗飾貴擽目前誰知其雖

雄必相其微而始定焉此可以徵去矣啓士于朝不若啓于野其衆也民至思悲歎其口無權而大公無權故不勝于一時然經十餘年而公道著此可以徵思矣侯坦夷無城風度肅然居廉平而政不煩苛性嚬咻愛民惟恐不生其當法凛如也所居五歲緩科徭平寬滯興隄防除溪社清浮田勤荒政倡教化禁婾靡城邑之間淳如其大要不阿上官不假貸要社曲請以平良善抑并兼而蘇息窮獨陰行守義若雖微側寵禮之即富鉅家得保

安姦猾雖盱作不軌雖大豪無所觖借而市里惡少如婦焉門內之政井井宿吏無害不敢舒手訟堂行鳥雀而門外寬然齊民如撫赤子也故侯在時四境闔門飽食而卧不聞追呼雞豚聲交囷窌被野而今徵催督責公人旁午于道中家以下蕭然嗁嗚矣故家高門僮僕習舊橫行不堪困而不逞亡賴數千人群起噪呼刼辱貴人大姓幽死至起大獄聞於 朝

天子檻車逮對廷尉上連御史案責追罷法吏皆

亡等風俗囂然壞焉逞拔之徒三號衆而譁連數百群走市陵轢勢家挟公府而士多被罪不振也故其君子思曰侯實惠我小人則曰安得庇侯衣食袵席之善者曰吾無以爲助不善者曰吾無藥石而疾亡我富人曰侯息我業誰耗之貴人曰侯在獨難我我乃無今日禍而貧獨矜愚遂至相聚飲泣呼天呼父母不可止嗟乎此眞乃所謂思哉古之遺愛何加焉視彼漫漶賢不賢得失何如耶二十年中吳興倅吏一太守及泉李公一楊侯爲

政先後相似其民見思與碑祠皆十餘年而舉要兩賢外亦别無祠乃知民可畏哉非甚功德曷得此焉吾故特述而記之及其時會所慨以著于後循吏之真有功德於民久而思者公名應聘字志尹中都懷遠人萬曆癸未進士方同出令兩人相知深相期予在舒公傍縣意節功能頗不負以奉毋喪歸會拒其邑人之請祠不欲為世濫如公斯無濫同心之言民口碑在云

太守陳志行公建築城南峴山通塘記

信夫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天地有偏聖人不能遠
能唯因用而通塞相之不得人天地亦幾無能其
利萬物給而於地員重其害墊枯敗瀘稼而於稼
壅其治殺盈濟虐引利制害而害為利重水地曰
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亢害承制要于粒民則
濬畝距川始禹功明德遠矣嗣後西門鄭白樊惠
之渠興沃田富國食民爰歌詠之主以起利天地
之所無不關去害水之害故亟于利大矣治二曰
障曰疏鄭于黃河金隄重而兼兩惠永其七門堰

稱著蓋伊耆之坊庸事抑合禹蹟疏瀹水之道乎太上貴因因利而利之法曰去其害焉故渠利于無水之區而堰塘利于多水天下多水之地江南為盛江南之浸其大三江五湖震澤為盛震蕩也怒也一曰太湖緣湖三吳吳興為盛宅湖之陽上流而苕水發天目來竪於澤近當其匯而西廹洪湍往往不及灑釃沸溢一日夜齊于舍民田可知也故江南三湖之間歲多潦吳興常最西南萬山百餘里黃梅霅諸谿谷水壯并三道下會于城南

峴山．山以内郭西灣別一道．深者三二十里．其陸
進五六十里．巖環矗諸渠隨山來往往被水患又
最其田賦居烏程六之一．其山兩南北條南盡峴
道場北盡康山．由剎關分兩馳迤二十餘里赴城．
遠山衆陡泉澍山中．田居水中．山圍水外．渟為漾
三．曰廟前．曰草蕩．曰夾山．夾兩山也．西環峴最大．
納諸流波蕩而出一渠．曰沈店橋．橋東峽．曰財容
刀．南二橋．曰壇前．曰百明．內渠泣隘．外隄薄半陁．
前臨南湖．曰碧浪湖．古曰峴山溪．水壯則決堤倒

溢入併爲害其來如彼其洩如此宜乎其患也久矣十年而五小浸即田連湖一望淼白廬屋浮浮水沙中若舟民流食于他止者菰菱漁采屋給輙疾河魚死盖萬曆十五六年大殺死飢疫垂半骸塞野而夫山以西存無什三如此而賦又可知矣其民驟告當事蒿目不得策則望洋歎今三十三年太守陳公來長者一意勲民日夜搰搰爲求患害捍除以歸于利民又告之公行峴山望其流登降周度凡三登召父老謂曰吾知患所出矣損有

餘益不足天道也人合則[illegible]分則損乃度唐自山川
壇北盡民舍南至百則橋古橋二益設新平橋三
凡五內疏支渠廣深之達夫山引漾水淪分出於
五橋外塘辟古之半累高甃石為隄以捍湖溢緣
樹以木蔥蔥映湖山又南接古峴山橋廢按志疏
復之遶盤山又西至峴山寺門北塘凡備二百五
十丈有奇廣二丈六尺隄高七尺五寸役五閱月
不賦里不庸夫民晏然而功竣塘內凡鄉區四田
畝四萬七千有奇圩圍四百九十有奇居人戶數

[illegible]欣欣乎成庶幾夏甸中可得而食也三老里正[illegible]文等赴直指御史請刻石為碑記事額以杜侵[illegible]備便嗣功德永久矣衆以道民不阿徼為記請曰通塘志本利也諸水皆匯峴山後通湖故從峴山云太守公名幼學字志行別號筠塘無錫人中萬曆己丑進士

外史道民曰史道多端歸以循民利之為久府君治三年初蒞豪則猾理沉滯詰盜申保親振行鄉約闡孝弟廣學宮集生徒弘文識識已繕津梁治

道築塘餙然新也一府君之利未若天地之利南塘為最塘自城達峴山其南連蘇湾文忠蘇公治故隄在焉兩堤於兩太守不朽然而食民利縣矣錢唐西湖古葑區瀲白蘇兩公先後濬起隄蓄成湖建閘灑溉田萬世粒食之今于湖為勝六橋西陵士女車馬樂盤游甲天下幾不知田之沃利吳興之勝峴山帶道塲浮玉立湖中南湖於西湖亞塘成數萬口農謠鼓腹於中一郡行春山水間衢尊歌舞于外夫政猛則民騷和則民樂佟不急則

騷利則樂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詩云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至於歌舞而樂幾於忘忘乃大大乃久

論

治論

董仲舒曰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而已此非治論之效驗與然則繼治道同天下不與皆言舜禹之能同道者也不能同道是亂天下矣是以巍巍恭己

而無間恭已無以已也無間焉同矣夫聖揆常一世法互更更其不一以歸一統其世以合于聖聖有二乎而曰更乎更弦而張輟屋而脩不得已而救其壞聖人之通同于窮者也未壞而更與于速壞聖人憂其速之是以守之守為夫才之取守而不足以更乎為更之無用于才而不如守也孔子申仍貫而戒改作為一長府也與我治統統是貫可仍且禁作而况聖聖之同條共貫者乎貫繩也聯也繩乃承聯乃不渙以是統系之脉長而萌生

之類以有朽而繩聯一之無有繩聯于不朽而岐二于一也何者道同世世同道同一也虞曰重華夏曰敬承美一也伊訓咸有周箴無逸坊不一也千轂合于國軌百谷宗于大壑異之以疇縣不同而同之又疇為異孔子一以貫之述而不作述于千百世之後而貫于千百世之上于稽其時則周之季乎聖曠言湮道裂世壞而不作為何世有作之時聖人無作之權權秉時則建法法更而道通時不設權則建道道立而法統春秋聖人之寄統

于通易請書禮則聖人之莫道于統也曰貫其一以統不一將吾統將貫于千百世上下一可也夫統同有統無同無統一革曆齊政更化宜民異名同出天地之元聖帝明王之治一是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名功忌德也爭器也天下之膠膠云云執己而欲異人其起于見功貴名之爲于務己勝人而不如人遠何也所見所貴皆外吾己而馳之則餓之也聖人絕馳無餓去外無內統人無己

三代道窮論

表記聖人論三代道救遞而曰窮矣此聖人于世道治運人心大有概焉董子曰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其議昉于此乎聖人今用從周又曰如用從先意微乎定哀之春秋見之每曰夏殷不足徵也又曰吾得夏時焉夏時近人而忠者也三代之政道各異尊親各偏試觀其所尚而世可知矣繼治者因反亂者革因樸而未備革詳而多防衣敝者染而改之改又改敝又敝上下目相御相變至于極

而莫如何則上下兩循周豐而有虞氏施信而民信之夏后氏施敬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不戒而孚之謂信無辭也夫瀆之于不戒有不孚矣曰文命敷于四海文命之于從欲有不從矣故敬之于信無心之于有心也人生苞愚咳而無言學毋而言言亦無言曰無名之樸曰不雕之樸未有心也不戒之孚亦未有心也毋抱肫肫乎懷純純通而不以言愛而不知敬不偹不望上不深而鈎乎民之心民猶各安其心

而不疑于上之心上易事下易知天下一家萬物一體夏始撓民以命約其信而天下始不信矣解其成然動其欽然欽之有不親矣曰未厭其親未厭危之也猶有親焉降于帝之何有而猶未全于其身之有也蠢愚喬野樸而不文樸固道之所載未散之古生乎文固物之襍而性之鑿也不文是以能樸樸焉用文無鑿成成無襍一真倘其殺有不救乎救而善之而惡而反之乎殷一變而辭始瀆求始備周再變而民強而上窮上窮于所強而

愈强愈不勝下强于所窮而愈窮愈不堪勝夫水之濫觴也未遠泉可引而挹也及其赴海泛乎歸墟則望洋而嘆耳蟻穴之隄沙草可塞黄河始決犍竹可揵至于滔天徙邑而人力不可得而治矣故曰太上貴因其次親之有仍而因有變而因通之不倦變猶有仍也夏用仍殷周用變仍未厭親未全于親至殷而且尊于君薄於親至周而窮于親必窮于君故觀于治而敝可知也觀于敝而治又可知也觀于敝于治而世又可知也蠢樸愚野

之古縱怨而不靜不恥搖搖始動矣動又動之搖其本而拔其枝則文揉質之過哉華發于木傷其木文出于質滅其質由順而生之非揉而反之且然傷滅之治病看巫之不如逆而乃欲增之以為揉元安得不傷病安得可復法安得而不窮是以周窮而帝王之運窮明德之世胄窮井田封建經法官制窮聖賢窮文字儒書又窮聖人有竅其救而概乎其莫為挽矣故曰至矣不勝文人益也質人基也無益之基不壞益而至不勝幾何不窮窮

于無可變而天為變窮窮之所以生尅而人代之所以寡絶也此實人欲用從先而不得後世索之何哉周禮晚出未必真吾讀春秋傳諸侯不滿百其國君臣儀用軍賦盟會生死物禮何其煩與汰哉又況于千八百國之交此必窮之道也皆尚文之過也小毖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賁之五曰束帛戔戔上曰白賁無咎然則周先王固已有憂窮哉觀于六諧而知强民之不得已而以文敷之敷而莫捄其窮而后聖人之心真窮孔子曰吾其

為東周乎曰吾久不復夢見周公

周至德論上

按聖人尚論是勘古刑書成獄文法一字不可易即春秋竊取之義乎于周德不曰三以國讓曰三以天下亦不曰服事殷曰有二服事儒者知天下之義亦知有之義乎微言哉曷為有曷為以時在文王以西伯統列侯而號召之以共尊天王則有二者有而不有也有為服事之終臣而非有挾屬之私人也為商有之非周有之也商紂已不能有而

文王有其所不有以服事之非有其所有而服事之也然則商之天下乃文王所留之天下而文王之臣商合天下以臣商也自天地以來有如此之臣乎自天地治亂以來有如此撓亂為治以治翊亂而一人留天下之運如此之臣乎蚩黃以來所絕無而湯誓斯為慚矣一毫之衆不能率以誓而強以師何其紜紜不厭于人心乃七十二戰爭天下而幾于毒矣聖人揔之曰周之德可為至極無可以曰至生民以來臣德之至莫大舜文白君民

之大德事君之小心然舜之受終以順文之服事轉逆為順轉之與順有懸矣受之於事又懸矣堯舜見天下而文王見君臣也君臣之義大矣獨紂賴之哉天地賴以維綱常賴以正人心賴以不死世運賴以田世運固天地人心之一大繫係也禹家于官之後義士猶曰衰德其變也文而革於放之後非變承也夫誰曰不宜況夫紂之水火烈於時日事不可同年語而勢若不可一朝待由斯而談周之至德亘古未有也嗟乎吾以知聖人之表

周德其言微其係重以一周之德存萬古之世故儒有曰一商一周君臣未變父子相反時幾何而三分之二以服忽為八百之不期信耶虚耶至耶不至耶雖然以一人之德存三十之世一伯事殷而牧野延五伯匡周而洛邑奠身服于前世食于後人患無德天未嘗不與之報也又有曰東西之周文武之象也不信則觀于豳懿裕溫唐之宗宋之祖好還之天驗不驗耶小者內報于臣子大者外報於夷狄周三世德留之而尚不足匹夫欲一日

權竊之而有餘天安在乎王命所以有作

周至德論下

予嘗曰天地之變莫大乎革命命順革順命逆革逆逆而順相成也湯武是也革與服相反也文王是也革之時大矣哉危矣哉其間難言之矣聖人難之微之又參之酌之世接之義律之道要之命曰應天順人以定命曰未善為盛以尊命曰至德至德以凝命有在世有在我有我持世有世持于我世我兩持義相承事不相待不待者人用承者

天用維天之命人所不得違也而不謂承天而承人乎天道變可革人道不變不可革聖人以世通其變而以道持其不變歸革于時曰救世也道不以世移者也有為正其道持其世則聖人亟表之曰存道亦存世世以人定天者也必以人革天天下將亂不可止吾壹惟夫乘世立言者之奇而不信也曰天統未集西伯陰行善將文王實且有革心而宵二爲盜乎哉盡信不如無淆亂折諸聖翊世者顯美功借父以成子論世者表隱德定臣以

正君非一聖一賢服事盡歸立宗以定萬世文王太公之交真為操戟之實口乎孰從而白諸孰從而白諸

養子論

嗟夫古來蕩子惡少年不類敗先德蕩門戶扞圉非命人皆知過于子也曰家鮮由禮曰教亦不善顧獨真不善哉抑不教者棄之抑又教之以為棄之亦嘗觀間不寸之說曰不中不才世之頑子弟無甚焉未至甚而棄之其丈尺乎我與于不中不

才之甚矣絕天地之脉殘祖宗之傳悖君長之訓
而戾萬物之性燕之乳子必飛鷄之伏雛必啄牛
馬之育駒犢必引走未能哺之方能試之已能猶
須之顧之復之徊還終日再四而後已不棄也人
有似續之延生業之付服養之以終鳥獸則無矣
所以惟人為靈天地之德在焉曰生也宇宙萬古
生生而不已生之謂性其必非于形之謂矣性以
成形即以養形鳥獸不忘教其子養而成之人乎
曾三年之懷而棄于終身萬世之養乎既富方穀

式穀似之穀善也祿也人以善而祿也君之于人非同生蟲之於蟲非同氣一於生氣而曰養不善天地之生以來無此道穎之獨殊于生氣乎賢之自棄其生耳丹商非棄于堯舜棄于堯舜之天下天下神器聖人為神非為盡不神以為天下非為子何見其人必兇惡不類兇惡不類一子一臣禪孫之間多故矣武庚管叔之非子弟乎其不免于東之征文王武王之不幸也而周公成王之所以賢也迂身以善抗法以教失于破斧得于負斧故

師也父光也同於父之氣于化不幸則繼于父之生為化知是而天地之生盡宣王吉甫之逐秦之懼選鄭之惡養一也皆不仁于天地之生敢問養有道乎曰有農養穀圃養菜牧養牛圉養馬聖人養萬民人皆知養之養而不知養以道之為養道養生以養人天下之梁肉裘帛極心意以奉形骸少乎哉而之生以厚老氏曰死十三是以虎養而非以子養者也吾得皇極矣家人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為有猷有守皇念之不協不罹皇受之受

之養之也疇匪皇衷我不敢言庶頑之冥凶疇莫
帥得從我不敢言數同之能曰功沈潛高明用克
正弗友爕友用克逆作福作威用協羅正反克極
是以家人初閑而中謫也厲吉而終文威也夫地
不能無秋冬帝王不能無刑罰農圃不能無蓐薅
牧圉不能無穿莱性近習遠移人不免慈毋午子
自古誠之矣人靈蟲也轄器也内轄神氣外轄誘
觸俄而固俄而徙俄而正俄而耶俄而塞閑俄而
退上形與性常不相謀也少與長常不相狎也賊

德者必于愛傷行者必于情斷性者必于形俟生者必于少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振德之君道乎尒父道乎尒未盡乎道皆以教為棄者也

孔子夢周公論

至人無夢聖人有夢乎聖人無幻夢有神夢寐也寬交覺也神閑識縮之乎而不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真結之乎而不神其寢不夢其覺無憂神忘之乎而神有不忘者存其夢不夢也神之所通自

通也而吾不知其通曰鬼神將通者其思者曰至誠如神者其不思者神宮形神舍形故心爲神室爲天君其君不入室者動有引之靜則如如而來糸凝凝而存矣於是有神出有神遊有神照有神告夜之息也大靜也神不守者鬼入而幻之其守者神出而通之故夢之于人大矣通神即以驗神凡人之通神于平旦聖賢之通神于夢寐從幻而得惺惺而未嘗幻也江湖之水澄而後清山下出者不澄也燭鬚眉映天日故水清若鏡至人之心

若鏡無所不照而已矣然則夢也神之照乎人之照鏡夫之照日月大地山河無不象焉精祲灾祥無不告焉衆人驕之聖人通之何徵哉徵于夢矣夢飲酒旦哭泣夢哭泣旦田獵其幻也反也亦不神也華胥之游蝴蝶之化斯神乎不夢之夢乎旁求之形非熊之駕周公之見神乎其夢之不夢乎乃啟周以興王而孔子以老行也故曰吾衰不復夢聖人無幻夢有神夢神有結通夢之思之神結之而不夢之亦思之神通之夫子所以憮而嘆也抑

周公謚文孔子追謚亦曰文六經皆出于周文武文武周公啓之孔子成之大成之聖神在茲乎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一終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四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文

丙申

墓碑

丁母李安人墓碑

母姓李氏其先世相傳漢隴西故族也後入蜀宋工部侍郎心傳轉徙吳為吳興人八世再徙東山家日息為鄰富人又五世有贛州公鷁以孝家舉聞

仕爲贑功曹配陸孺人孺人亡子女于子爲毋十
四歸丁大夫僉使公明年生子舍人君又十年僉
使公成進士兩令南陵寶坻以冣封孺人尋入爲
廷尉又三年遇
皇長子息進封安人云又四年而舍人爲進士僉
使公出按江西三年歿于官又三年舍人除中書
使閩越還今年報　命奉安人北將至道病入
都一月卒于邸子與舍人交南還經白河會舍人
于侍藥閒具述安人所以病而心悲之及舍人扶

丧歸相見涕泣出自爲狀屬予表墓其哀溢于口若弗盡于傷安人憂死含人之痛隱也輒不謝攗其志實恭所聞詮次數幽而叙之安人生而淳清内婉惠寡咲言閑于衿悦恒居穆如也而孺人一乳然畜之嚴故出于豪而甘苦外事王舅湖南公舅儁林公内事姑吴太安人及于王庶姑具曰新婦宜太安人繼也當歸陸孺人約曰謹事之必如真已而習太安人長者私獨喜頤安人實旦暮將適而委承之相得甚驩而兩姑與居譆譆周旋及

嫁而鍼絍左右之脫珍御踄其媵有四小郎稚少
俱二十年以上呱呱在抱中朐飼以長長而分執
勤大夫推所美好厚讓於之大姑且死撫其孤小
姑女其女傍以逮上下宗黨婚姻家分甘食貧緩
急恤其私每至歲時及慶喜集燕動小男女亡慮
數十人人人樂安人曳裳索果脯至擁膝不聽行
安人篤于恩而善慈煦咻下體人出於性也以至
臧聚奴産作昏任勤無不邑憐見于色愛護不勝
衣絲自束于禮勉弗懈習以勞敢以儉以奉家政

蓋丁自大祖起于農家力本業能苦其身以率家
衆耕織生息致富鉅萬湖南公嗣之守以居積倍
息老益勤性厲嗃嗃繩其子孫子孫嚴事之如事
官府安人從姑恭講上進食跪拜前歛衽僕僕側
而視僕舒而行每昕明起居于寢每必鷄鳴篝燈
而盥笄也服三澣衣飯厲食不過二器兩舅喜曰
婦可謂能茹辛矣刺績機杼緦緦蚤夜不自休倡
其娌媵赴于公家又喜曰婦可謂能任力矣以至
貴且老服為常大夫與舍人時勸息弗聽曰人與

苦生耳吾尚愧敬姜而謂我逸乎大夫令兩縣安人與同忍堅內行不至汙在廷尉含五年廷尉至冷局也而安人督其婦減手治紅令僮賣諸市以佐祿賓客不時過咄嗟辦多得美餚酒客皆悅大夫忘貧時時向曰勞劇哉謝阿婦之善成吾廉也安人殷於情慈而專內外至孝方在南陵僞林公病閉請于大夫奔歸曰往代侍藥必救翁歸既亟刲股劑以進泣曰吾殆負大夫也事吳太安人食必嘗衣必指紉而居常篤念陸孺人孫人家曰落

有異產兩弟拙生無訾省而贛州公老乃死於横
贛州公為人大度豁如也席厚財好施舍任義自
喜俠揮金結客所至周人困乏客造廬請事戶外
常數十屨為旨酒潔厨食四方至其里無不飲食
公而公名施旁近縣称豪長者然亢倨自負睥睨
不肯為人下家以好客晚窘不如中人而氣不衰
鞅鞅陰賊者至不能容遂以小訟口舌忤官府有
媾之刑死安人號曰人殺我父已歎曰誠如人言
生女緩急無可使緹縈女休為誰乎會赦使公方

赴官江西而安人獨留營葬之自是忽忽不得已何僉使公復卒安人家居事陸孺人愈謹兩弟俞貧漿飲饘膳日而致粲薪旬而致衣被月而致孺人依安人以安十年安人念至輒號呼父泣甫文浸羸舍人無以解也為言百方迎養而北奠小寬安人已殺俞痛曰嗟兒信愛母而吾獨如母乎地下者寬亡已乎行月半食損一月病再月病甚入邸舉臨訣言革猶瞪目呼呼曰母母遂絕喪歸吳太安人陸孺人臨哭皆隕而甦諸叔諸姒若諸

別男女奔哭百里哀聲屬於道道之聞者曰戲哉
丁母爲善宜此乎安有天道奈何不壽也
沐史氏長春曰舍人告我婦人善不踰梱無飾美
矣關雎王基也房中用之書云孝乎是亦爲政賢
哀大夫往往樹烈彪鉅而隱行譽聞家顧獨難耳
餘不足觀也已以所聞安人靜惠溫篤富貴家至
難其敦于所生古孝女何嘉焉吳興太湖有兩家
東朱公西丁公同時起貲素封長者吾家三世而
微舍人守富五世兩世顯因傳安人詳其家風乃

勤儉保家之主哉事天莫若嗇信乎舍人又曰安人毋儀肅兒時衣偏欹呵箠之至一不嚴大夫而嚴毋以仕督誡不廢舍人賢夙成有由哉因是追先孺人哽涕慕不已已

丁酉

墓誌銘

亞中大夫雲南右參政張公墓誌銘

張公名斗字景升其先世汝南宋南軒先生之流裔也自七世祖八九翁慱士烏程而家焉代有明

德其王大父琰以明經令武城王父錫則隱君子也錫生柏邑舉于鄉以公封中憲大夫為介石先生配盧封太夫人丈夫子公行二內識沖敏而貌逡逡不欲為先人當少為諸生數舉弗有名而出嘗俛首抑自下鬱鬱謙訥不言業望之樸如若少文也者蓋其得于父天性也起家毛氏詩成進士主事比部遷郎比部故冷局居數歲一衣三澣羸馬敝篋恒杜門有以自守論事公卿間恂恂自不能出口同曹諸郎號為周廪長者尋

長安市中豪富人甲犯大辟屬公治豪故多聲援徧行金錢託要貴人從大司寇居間公持不可司寇故讞其獄下諸書郎雜議豪隨以閒夜進二千金抵舍為壽怒拒去竟寘辟由是京貴人諸豪無不目懾公是恂恂者為介人故不可測會江陵之獄起諸當出守競游說求免荊州公獨無言而主爵用公碟巨豪謂公長者不喜事事卒不可奪遂行為荊州太守荊州自江陵攝國十年來政治黜撓苛一切州人知有相君不知有吏太守以下奉

唯阿唄耳已奸右權託紛出及敗根連緄引結累
數千家旁郡邑騷然公至洽敦靜如故搽藺嗇凝
然一郡憑以安所讞寢故牘緣蔓數十事告許之
風立息而中使者所按責故相家藉入外旁引逋
償猶簿負數萬有奇相輔
少主十年明毅持法斤斤不侵天下肅然　朝廷
之政出于一獨嚴主斷敢行及苛嫉異太過耳用
剗康務名滅入不當分宜什二公雅重其政能家
既無直轄株繫累累心邑憐之設權宜規措多方

不漁民而顧足人皆謂公厚公果長者然豈意廩廩守堅約條具埽宿實而用爨予當塗無所啓口大豪宿猾不刑而謹歲大祲人相食發倉為粥以食老弱餓者而調募壯丁築沿江大堤開棧道廩于官活幾萬餘人歲開宗室祿數萬以諸縣所上權封給郤舊羨版為倒自公始宗人至今戴焉居五年遷中順大夫閩按察副使數月以封公艱歸五歲復除黔黔于天下一九耳眷遠仕非所好也往往見徙者逗郤觀望兩司署空十七公到無綰

四續楂黔苗大半簿書徵會旁午奔命夜以繼日
會勦苗賊龍叛剿殺內地往　朝廷遣大司馬
邢公治兵經略用調停羈縻徉示柔服而陰踐層
日甚許彷望風附足懷異謂　王人萬里外亡如
我何于是公有養古寨之役養寨者麻哈平定司
鄰保王華轄苗也華敓以隣種爭地抗命奪官已
益縱諸寨椎剽剽窺掠無厭公陰集督漢土兵萬
餘人夜襲其營一戰破甕里斬華再戰入兩養寨
俘殺從黨百餘人徙其屯軍與一月藉兵于讐因

糧于敵國中不聞調輓三酋立平苗漢相戕嚙指謂曰華衡命竄略小謀耳一朝公治豈恤雖當跳梁大不逞謹無犯張公事闕

天子以爲能　制賞白金一斤主爵紀功尋遷亞中大夫右參政治滇中公性篤孺慕老不衰自封公歿抱陟岵之憾太夫人年已七十矣綵細侍膝下不忍去結廬有終焉之志故遲不赴　闕以太夫人敦迫趣家又得黔去吴七千里道險既不能奉太夫人賦東征居黔三歲日夜悲吁將毋難于

避險詐免及遷滇俞達遂棄官歸方歲暮山行日倍道馳二百里而公以居遠勞苦用兵已病矣車越五十日還臘抵武林郵舍夜酌酒西望自慶曰百里即吾北堂矣喜行歌若不勝蹌踉起舞三更醉就寢卧已何長嘷一聲卒公居生泊唯小嗜于酒平時嗇口訥訥飲露酣開大言當世慨慷或卧地意態自負落落醒輒自悔曰狂悞居家治垣屋不飾白飛土甓倚市中晏如也車敝結而乘之衣敝補而服之日膳一器一蔬終年希置酒燕會雜

賓豪客不至于門焉性靜退不能甚工治生業于吳薦紳家得中下而力甘苦儉節惜財婝婝靳施與每宦歸蕭然自薄所分少昆弟無多財諸季有不信輙自啓鍵倒橐而視或小誚讓爭攘公亦不校也外貌踽踽而内能容隱人如此常一日乘輿過公府少年狂諸生十餘輩恃酒要辱之市擲瓦礫毀輿至于冠公但拱手謝唯唯叱引避竟不問人以是益信公長者

外史氏曰人材各有長倜儻達節大略故非爲介

馬纓之內邈也張景升子鄉舉同歲交三十年未嘗見厲言怒色雖稱恂恂長者官所至持大體文守居鄉粥粥若不能及一旦建謀治兵擣諸夷霆迅雷疾顯功邊荒間抑何武與固其平時自負慷慨耶人實不易知令楊酋横黔蜀間殺吏陷城守臣將士罪徙亡算誰能張膽設奇一矢相加哉大抵夷難以中國治夷人不治亦王人自治失耳折其强梁隨其曲傳予其讐訐貫其小過剪其大雄亡黷市亡挑釁亡邀功亡養禍亡生戎心戎乃無

惠公生于　云云

銘曰於戲吁咨物運終盡人益奚極壽躋三階行嬈萬石金章赤舄出祭九伯儒者發家庸已得百齡一瞬九垓一室中殖安慽歸骨安戚峴山東浮山北兩餘之水瀲以杷樂我丘爰敖爰息魂兮来歸兹而宅

處士羅長公墓誌銘

道民長春曰嗟乎天下穰穰熙熙誰能外利乎自昔譚隱者率用右貧約而鄙富厚夫巖穴之士蔫

行務內備淡泊之業濁棄勢利甘節晏然此誠至
貞聖人所稱樂焉若其天損困憊無聊力軟智頓
詘不自給咨嗟槁顇而僞託仁義所謂無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足羞也富亦有道焉材術有所見禮
義有所生恩澤有所施故曰君子富好行其德潯
勢益章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此其人皆有所
長顧用之何如耳予樸拙仕屢給食不能為富然
不訾富訾其姦富者不姦而以行義著善備名称
於里巷何害焉抑處士之次乎吾友孝廉黃貞父

貧而賢頎獨時時言其鄰富人羅公兄弟似長者
兩子為門人長公歿而貞父列狀屬予志予信貞
父讀而歎為之傳長公名應賢字子仁別號鶴亭
先世汴人
高帝時羅一公徙家武林數傳為敬敬生華華生
昇曰伴山公四子公最長五歲通孝經小學不竟
會家落輒嘆曰為儒困人將不能奉吾親棄去學
賈十二以負薪市中養其家尋乃翁以中表犯鹽
官獄株連論城旦明州仲年十三匍匐過江請代

原缺

亦既甘苦至奉翁媪不敢見不鮮翁喜客時呼召
里中父老親故人飲每會盛張設兩人身自奉壺
持栢觴上壽膝席徧行酒佐歡樂之至夜分必叵
襟侍牀寢命退乃退所攜四方之物必緘泥歸上
翁媪嘗乃嘗之及死號毀喪葬如讀禮人歲時集
子弟言先世至父母時未嘗不嗚咽罷酒長泣言
負負養不待也公與仲既俱用賈人起家相勞苦
如左右手合爨而炊者垂六十年嘗客吴仲中寒
欲死獨念見舅兄公遽聞間道從太湖趣行晝夜

三百里遇盗迫之以計脱歸就榻爲稱水燒藥仲
霍然起仲性鹵爲氣居時迕公公咲領之仲隨跽
以謝雖如初白首無間常勑子葦亭仲父如父仲
母如母吾乃安愛其稺季少爲篤教長爲生聚推
槖中分予之既天而瞻恤其戹以安其孝友淳至
如此固天性抑非富有財何所爲悦乎故曰禮義
生於有而廢於無傷哉貧也可歎焉然世之席世
業分田宅爭奪抵諆父母兄弟相鬩成仇讐不可
勝數况其空身攻苦力業如公者嗟乎豈非長者

式公器沉厚外不見倜儻忼慨而族姓袒免以下
陰務封殖之及于戚屬閭巷緩急得走馬有逋責
即不至焚券頎然多不問道遇籠中禽探囊錢買
縱之見其飛舉為樂咲見苦寒者解衣之溫言接
人與與負氣者對之不覺飲冰州里人知不知皆
稱羅長公善士此所謂恩澤有施富而行其德者
也少貧壯乃有室數不利于子慨然曰弟兒即吾
兒嗣仲仲子大章懷撫之以逮于群從如生年四
十三買兩妾舉五丈夫子公嘗過廣陵附賈人舟

夜半主人處子引燈啓船窻目挑公公佯鼾卧不
動旦急謝主人去絶不言晩年舉以戒兒輩終閟
其姓先是日者占公直華蓋法無子至是聞者曰
長公固陰行于是乎知有天道公兄弟皆有才以
貧學書不成輙恚恨曰漢法賤賈人子吾爲急口
實耳有略不得用當以寄兒已饒財不恡金幣縱
其諸子游學所師友鄰名士而從黄貞父受朱氏
易歲辛夘從子大冠與其師貞父同舉鄉子大儒
爲名諸生詩書文学彬彬羅氏遂始爲儒門矣錢

唐富人皆推讓羅之雍容而長公兄弟行曰積名
曰以聞亡何仲死公素伉健自傷仲忽忽如失病
浸作猶彊杖婆娑戶外丙申九月晦為公七十生
日諸親故父老薦紳先生士人與予輩游者並集
筐篚綺繡持酒漿入門扶公坐設席以次舉觴上壽
未出戶而公疾作不起客相顧失色旁皇出更白
衣冠進哭甚哀相與曰公故耆德吾等故以是日
集稱酒送之歌于曰哭于曰聚國族于曰異哉及
是臨弔者遠近數百車大氐其于侄客也傳曰以

武一切用文持之事有相待而成相得益章使長公兄弟終身爲窶人不能使其子成儒子不能儒顯兩公名亦未必著所謂得勢而益章非乎其善諸子貞父有力焉乃知富亦有道乎要亦必文守爲正

銘曰桃源中左湫右峰納湖帶江閟而宅勒而幽德昌而子孫封殖木弗零羊牛弗登山弗崩而宫永寧

誥封鄭宜人墓志銘

中丞景渠李公元配宜人鄭故鄭桐汭蘭塘里人也其先世戮於閩自州博士習古公来官愛其山水止家焉是為蘭塘鄭別子再傳川起素封巨萬倜儻任俠一州賢豪皆下之四子鴻臚公一峰其季也少為名弟子高才用數困憤入貲為郎娶苗生三女宜人最長生而嫺秀骨相甚奇嘗為伯父夏邑令松泉公所異曰兒男也當亢吾宗今亦當入名貴人阿翁弟與凡長隨從女兄弟治女紅咲欬不出於梱十五歸中丞生于富人家年少人謂

不習為婦而宜人故益惇上下無所不諧身自操作茹辛攻苦中丞奮于學每晨起炊麋勸讀夜績維張燈以伴咿唔宜人天性莊而容好都雅稱詩碩人中丞為諸生有聲文燁然而美儀觀白晳望之如神仙兩人深相得篤于倫又黽勉相督也曰無令長為經生婦白首抱黃虀曰翁故貴廉吏產日落每中丞游學宜人輒脱其簪治行曰君儒也寧須此富家兒首飾不為儒資而盜訾乎年二十四中丞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蘭谿宜人從已遷

南京戶部主事滿封安人尋改吏部司勳郎會
天子覃恩進封宜人出為九江太守三年遷副使
治惠潮郡兵事會翁病中丞請終養宜人從侍藥
湯甚劬亡何宅憂園居十年餘丁亥
今天子有旨即家以故官起巡閩漳南宜人奉姑
從已遷守嶺南南海瘴遠宜人侍姑居家已進江
西按察使移右布政宜人從姑官下已遷楚左布
政七月拜御史中丞撫楚又七月宜人疾卒于官
宜人夙慧說文史女時從夏邑公授孝經內則列

女傳諸篇及侍中丞讀書稍稍從傍詰難輒通其義累歲月學益富每一譚說按以傳記緣以辭章門中呼為女儒閒嘗與中丞商榷文事往來雅斌斌焉中丞曰此吾內友也而析節厲操動援古人自督忍詬抑性生平不見非意每施舍不任德輒見侵厲輒復予慰謝嘗謂二子曰昔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奸雄耳士君子須我不負耳何問人以故終其世幾微無間言所引善傳古義會證時事相中丞仕三十年中丞每每與論政事居官所以

輙一微言輙中解徃中丞用嚴治蘭谿宜人從閒
曰今父母也小苛乎中丞曰巖邑積弛尒宜人曰
此言民殘糾之以猛耶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天
下關征徃徃金錢半沒而淮陰南北轉輸大都會
也中丞至盡蠲淳奇以惠商宜人喜曰甚善吾聞
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與彼幅利而墨
敗官拙婦善以為夫則妾受君榮焉九江俗賤貿
女官其地者徃徃市為奚奴郡尉私輙為太守買
數十指以獻宜人聞輙拒曰令甲官不得役其部

吾三女寧使跣而身爨義不受一郡諟服及中丞
中隱考槃義蒼谷中學長生之術宜人𡖖夙好黄
老言年未四十相與烟霞古處自命曰清淨属不
復意人間世矣而
天子詔起中丞中丞不欲出宜人又輙曰母在也
古人奉檄而喜抑金馬門避世者非仙耶遂奉母
以行及撫楚會楚王為盜侠誣匿其先故侯家名
寶珍異黄金累巨萬奏
天子

天子遣大璫來傳往按其事楚王震恐遯于野中丞為疏既具宜人請讀中丞難之強而可乃曰往者君棄官也蒙

上恩至此今

主上為奸熒蔽傷宗誼而以黷聞中丞奮身明究以報

主之日也事有不測義勿得碩矣中丞咲曰吾故知若非瑞牛衣婦也疏入尋事亦解而中丞遂稱病乞罷宜人喜曰昔侍父令將毋孝我可謂承其

權輿妾為君製野服成矣以令君乞園當隱且十年從田間出建牙鎮節一方幸庥無辜人生亦足矣便當逍遙從安期羨門于世外吾領子婦為君外護耳疏三上未報而宜人病革卒之夕中丞坐于簀長子敷章立于牀下聞哭音睜目曰死歸耳叱辟無怛化中丞未了耶其懸解宗會如此乃知宜人雅深于道也中丞言沒後遇事中夜輙見景響語了了如平時家人遂謂尸解仙去云宜人多才拮据田園廬舍盡識其處事無巨細指畫籌策

婢僕拱手貫行而已居恒無呵呼而下廩然內政
肅蔵莘之屬歲時會于庭一揖輒退不交一語師
巫佞佛不入于閨病劇子婦懇請禱竟弗許性儉
然好潔燕私服食即可身見賓客無煩更置也中
丞每宦遊僕夫無百數為治肴酒人人必厭所欲
尤敬事文學賢士手調而進食晨夜遣蒼頭候起
居必謹故兩子皆賢有文游交日廣四方之屨錯
于庭也及喪會吊之車以千
外史氏長春曰吾入道七年周咨天下大宗師知

桐川李先生年六十童子容髮纍纍腹珠超躍陵
數尋浸假遣興耶適先生屬志宜人乃明早服有
陰助焉先生世名鄉清節標率世能言莫能知宜
人相之然要以貞勤護道為上德兩人豈其夙固
道種耶予交先生從予文學熙熙然于言容觀飄
然兩絕物表作合庚世內為師友非天乎先生得
道之易有以也

銘曰青牛西邁玄牝東留仙李枝蟠世毓聖流
天目神區降真斗樞夙根天作金母之妹紫鳳

九苞青鸞五采文飛翩翩仙姿物外咏詩謝女論政許婦敬姜勤績德耀素布居貧甘淡棄華嗜泊載驅載旋考槃介石諧隱夫子倫乎古尼早服雙脩闕觀得侶摘錄愛盡白雲大歸景隱奇光曰是曰非胡然空衣胡然委骨乳龍與鼓伊麓維宅逝耶解耶觀化冥冥嚌曰空之際維

先生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四終